

五桂堂印本《澳门番语杂字全本》初探* ——兼及与《澳译》的比较

周 振鹤

大航海时代以后，葡萄牙语与西班牙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流行。除了西半球的巴西以外，葡萄牙语流行于东半球的葡萄牙各占领地，以及葡萄牙贸易船只经过的地方，这是一个明显的历史现象。由于葡萄牙在天主教东传初期握有保教权，又使得葡萄牙语一度成为来到东方的传教士的一种通语。于是在16—18世纪间，葡萄牙语在东方盛极一时。但是一切流行都会产生变异，即在今天正规英语几乎通行于世界各地，但是这一英语也从纯粹的English变成了分异的Englishes，那怕各国英语教育再正规，也会在操该国语言的环境中发生流变。甚至不同的英语国家也都有不同的英语面貌，这是一个人人皆知的常识。而对三四百年前的葡萄牙语而言，情况就更复杂。当葡萄牙人到达航路上的许多地方时，他们不可能进行正规的葡萄牙语传播，只能在与当地人的语言接触中，产生一种混合葡萄牙语，这种混合语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面貌，但有一点比较明确，那就是这种混合语往往不单是某地语言与葡萄牙语的简单混合，而是多种语言的混合，而且越到东方，这种混合程度就越杂。到了十六世纪中期，葡萄牙人占据了澳门，并以此为基地与中国进行贸易活动，以是在澳门及广东沿海自然就产生了一种中葡混合语，以为通商贸易之用。这种混合语的词汇内涵复杂，主要以葡萄牙语语词为主，还兼有马来语与印度次大陆诸语的语词，语法则与汉语相近，无西方语言的屈折变化形态。这种混合语在汉语里至今并没有正式的学术名称，就目前已发表的研究文章看来，有土生葡语，澳门葡语，patoa语，洋泾浜葡语，广东葡语、中葡混合语等等叫法。而究其原生态的称呼却是“澳门番语”，因为现存的一份宝贵文献《澳门番语杂字全本》证明了这是澳门当地及澳门附近地区对之有过的真实称呼。不过学术上的定名显然不宜用“番语”一词，同时为了与葡萄牙语的其他混合语相区分，恐怕称之为澳门葡语最为合适。这样称呼可以表明这一种混合葡语产生于澳门，与产生于卧亚等地的其他混合葡萄牙语不同。

混合语的出现最难确定具体的年份，但应该说由于实际需要的迫切，尤其是贸易的需要，就使得操不同语言的人从最初的用手比划开始，接着就要互相期期艾艾地学习对方的语言。而后从个别的单词到成百的词组，再附以简单的语法，只要交流频繁，一种混合语在十数年或至多数十

年内大约也就初具雏形了。因而在两百年后的十八世纪中期，中葡混合语肯定已经成为正式流行的一种语言了，于是澳门同知印光任与张汝霖在编写《澳门纪略》时，就能根据流行于澳门的这种混合语，记录下来一份称为《澳译》的词汇表，让我们今天得以从这些汉字记音的词语里推测当时流行的中葡混合语的大致面貌。有人以为《澳译》是印、张二人对当时流行于澳门及其附近地区的中葡混合语的实际调查的记录（并进而推测其中的发音与二人之间乡音的关系），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这一判断在下面还要进行较深入的分析。《澳译》的称呼我推测是“澳门译语”的简化。中国从明朝以来就有将汉语与周边少数民族语言以及域外语言加以排比对照的词汇表，统称为“华夷译语”。清代继续了这一工作，乾隆十三年时将七种印欧语言与汉语对照的词汇集也纳入了华夷译语的体系中¹，其中就有葡萄牙语一种。而乾隆十六年行世的《澳门纪略》里将汉语与葡萄牙语予以对照的词汇集应该也类似于这个体系，所以可称为“澳门译语”，而简称为“澳译”。而从葡萄牙语的拼写角度来复原这份词汇表的本来面貌，至今已有至少五种成果²，最近的一种则是金国平的葡译《澳门纪略》本。

除了这一份人人皆知的《澳译》外，实际上还存在着坊间所刊刻的洋泾浜葡语的教材。需要必然催生市场，想要吃贸易饭的人必然要学习洋泾浜葡语，也就有人会将这一混合语的最必需的基本词汇刻印成书以牟利。但是，由于后来英国人取代了葡萄牙人在东方的贸易地位，广东英语在十八世纪以后逐渐大行其道，因此现在存世的广东英语的教材还有多种，而洋泾浜葡萄牙语的坊间刻本过去却很少有人提及。

最早明确提到见过洋泾浜葡萄牙语教本的似乎是卫三畏（Samuel Williams Wells, 1812-1884, 1833年来华），他在1837年10月一期的《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刊载了一篇文章，文章没有标题，而以两本奇特的词汇集的名称作为提要。其中一本是 Gaoumun fan yu tsa tsze tesuen taou, or 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miscellaneous words used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of Macao, 推测其中文名或为《澳门番语杂字全套》，有34页，包括有1200个词语。另一本则是《红毛买卖通用

* 此文初稿曾于2010, 8, 16在第二届珠澳文化论坛上宣读。

¹ 《清高宗实录》卷324载乾隆十三年（1748年）九月，谕礼部：“朕阅四译馆所存外裔番字诸书，……已不无讹误，……宜广为搜辑，加之核正，悉准考西番书例，分门别类，汇为全书。所有西天及西洋各书，于咸安宫就近查办，其暹罗、百夷、缅甸、八百、回回、高昌等书，著交与该国附近省分之督抚，令其采集补正。此外，如海外诸夷苗疆等处，有各成书体者，一并访录，亦照西番体例，将字音与字义用汉文注于本字之下，缮写进呈，交馆勘校，以昭同文盛治。著傅恒、陈大受、那延泰总理其事。”根据这一上谕编辑了数十种非汉语语言与汉语之间的对译本。

² 《Monografia de Macao》，即《澳门纪略》葡文译本，高美士，1950年；C.R. Bawden 《An eighteen century Chinese source for the Portuguese dialect of Macao》，1954年；Robert Tompson 《Two synchronic cross-sections in the Portuguese dialect of Macao》，Orbis 8, 1959；胡慧明《〈澳门纪略〉反映的澳门土生葡语面貌》，载澳门《文化杂志》中文版2004年；《Breve Monografia de Nacau》，金国平，2010年。

鬼话》，只有不到 400 个语词。两本书都印于广州附近的佛山，都没有作者名³。

《红毛买卖通用鬼话》一类的书今天能找到的至少已有六种之多⁴，是简单的洋泾浜英语的民间读本，虽名称各异，内容或全同，或差别不大，过去我已经对其中的内容做过分析⁵，这里不再细说。难得的是《澳门番语杂字全套》，多年来，心心念念想要了解洋泾浜葡萄牙语的大致面貌，但却遍寻此书而不得其踪。后来在上一世纪九十年代末得知德国国家图书馆有一本类似的，今年则得该馆馆员 Matthias Kaun 先生与法兰克福大学阿梅龙教授之助，得到了一册《澳门番语杂字全本》（以下简称《澳门番语》）的电子文本，很兴奋，自然要细细研读。细看之下，该书的刊刻远比存世的六种红毛番话要精致得多。字体端正，笔画清楚，虽是残本，但却极其珍贵，因为从来未有人对此作过研究。此书与卫三畏当年所看到的那本书，书名只差一个字，不知是不是同一个版本的两种叫法？首先“番语”两字比较特别。对洋泾浜英语的初期称呼或叫红毛番话，或称鬼话，文雅者则称广东番话，似未见有称“番语”的。“全本”与“全套”大约无别，表示其语词全面而已。但“全本”符合汉语习惯，“全套”则稍有差池。当然“全套”是音译的推测，原中文是否这两字，尚未可知。

这本德藏《澳门番语杂字全本》是线装书形式，仅存 10 叶，即 20 个单页。书的形制大小是 20×12cm，与晚清的洋泾浜英语诸本大小相类。书的编排形式及内容也与一切早期的正规或洋泾浜语言的教本一样，是以汉语词为主条目，而以小字汉语谐音记录外语单词或短语的读音，并不出现外语词的原形。从目录上看，《澳门番语》的语词与短语共分 16 个门类，现存仅 7 个门类，不及一半。而第七类食用门可能尚未结束，因为这一门在一般的此类书中，语词量都很大。从现存的语词与短语来计数，7 个门类一共是 438 个。推测起来，全本的语词当在 1000 以上，远比《澳译》的分量大，而与卫三畏看到的那本《澳门番语杂字全套》差不多，自然也比一般的只含 400 个语词左右的红毛番话内容要丰富得多。不过卫三畏看到的是佛山印的，而德国所藏此本则是广州五桂堂所印。五桂堂是晚清民初广州一个重要的出版商家，从科举用书到民间唱本，无所不印，只是刻印水平不算高，清末则多改以铅字排版印刷，即所谓机器版。佛山则是清代广州以外的另一个重要刻印基地，不但自刻自印，而且还接受代刻代印，这种代刻代印的委托甚至远至越南南方。五桂堂所印此本《澳门番语》应该相当晚，此时广东英语教材已经大行其道，不知为何澳门葡萄牙语的教本还会有市场？推测这个市场应该是在澳门的小范围内，不会及于广东沿海各地。虽然五桂堂本印得很晚，但其所据祖本应该很早，这类书基本上就是同一祖本的不断翻刻，只是越刻讹误越多，但比起我所看到的广东英语的许多坊刻本，这本《澳门番语》真正是讹误最少的了。

³ 参见《内田发现的〈红毛番话〉抄本译解》，载《暨南史学》第四辑，2006 年。收入《逸言殊语》修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

⁴ 参见内田庆市、沈国威编著《言语接触とビジン——19 世紀の東アジア》，白帝社，2009 年。

⁵ 参见拙著《逸言殊语》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

虽然《澳门番语》的内容与《红毛番话》不同，但封面与大部分红毛番话刻本则无二致，也是一个佩剑的洋人，这个洋人即《澳门记略》里所附〈男蕃图〉中的那位男性番人，这一形象大概是当时葡萄牙人的标准像，后来也转移到英国人身上——中国人看西洋人原无多大差别。此类书都不署作者名，因为与四书五经相比乃不登大雅之堂的不经之作，当时没有人会以能懂洋泾浜语言为荣，甚至以为耻⁶。而西洋人以为这倒是一项发明，发明便应有版权意识，所以卫三畏特意提及他看到的两种洋泾浜语言的教本都没有作者名，便是这个缘故。

以《澳门番语》与《澳译》比，有同有异。相异的地方，首先是后者分量要少得多，一共收录了 395 条词语，估计不到《澳门番语》的一半。其次《澳译》的分类不但要简单一些，只有天地类、人物类、衣食类、器数类与通用类共五类。而且这个分类并不合理，因为把身体类、动物类、部分食品类与物品类都栏入人物类中了。《澳门记略》的署名编纂者是印光任与张汝霖，他们是有知识的官员，不至于连词语的分类都弄不清楚，所以我们只能推测，此《澳译》只是一份既有材料的照录而已。或者说，《澳译》并非第一份洋泾浜葡语的记录，而只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第一份而已。因为《澳门记略》的出版距葡萄牙人占据澳门已经过去两百年，中葡混合语已经十分成熟，应该早就有人用汉语记下葡萄牙语的语词以供需要者利用，这种记录，或以抄本出现或以刻本出现，应该早于《澳译》，而且《澳译》里的记音，错字不少⁷，也证明是多次传钞或翻刻所致。由于在词语数量方面，《澳门番语》要多于《澳译》，在分类方面，前者也比后者要合理。因此《澳门番语》所依据的祖本也必定要早于《澳译》、全于《澳译》。《澳门记略》里的《澳译》充其量只是一种中葡混合语的记录简本，而且是传钞的简本，决非印光任、张汝霖直接记音的原始记录，此可断言也。况且普通常用语，尤其是贸易中必不可少的词，如：新、旧、多、少、大、小、轻、重、长、短、方、圆、阔、窄、软、硬、我、他，等等，《澳译》中竟然没有。而且《澳译》中的词组甚少，即在通用门中，亦无实用词组，因此似可推测此一中葡混合语的记录本必有缺失存在，或竟是一个残本。

但《澳译》与《澳门番语》也有相同的地方。细加比较，《澳门番语》的天地门与《澳译》的天地类，几近一样，词语的排列次序与记音用字也雷同，可见两者有密切的关系，只是前者共有 95 个词，比后者多出了 12 个。这也是我推测《澳译》之名应是《澳门译语》之省称，乃仿照《华夷译语》而来的原因之一。但乾隆朝所编辑的《华夷译语》至今深藏宫中，外人不得见，至今亦尚未公开行世，否则可以比较一下《澳译》对词语的分门别类与诸《华夷译语》的异同。

⁶ 参见拙著《知者不言》中之《广东人不认同香山人》条，三联书店，2008 年。

⁷ 如汉语词条中“眉”误为“肩”，“粥”之记音应为“间洽”而误为“间治”（然《澳门番语》两处皆不误），又“东”之记音应为“爷时离”，然“爷”误为“爹”，“井”之记音应为“波酥”而误为“汲酥”，“楼”之记音应为所巴拉度，而巴误为巳（《澳门番语》与《澳译》皆误），“耳”的记音应为“芋非渡”，而“芋”误为“芊”。又，“咩”常误为“羊”等等。

《澳門番語》與《澳譯》的第二類都是人物類，以前者而言，從皇帝到賊的46個詞語的排列順序與後者相同，只是後者少了5個詞。人物類的後面部分及其他門類，主要是分類的差異與排列順序而引起的不同，至於詞語應該可以說，凡是《澳譯》有的詞，《澳門番語》均有，前者所有而後者所無者必在後者殘缺的部分里。這兩份材料應該有共同的文獻來源。但因為採用者的思路不同，所以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作為官方的出版物，只要交代存在着與漢語相異的西洋語言就夠了，舉一些代表性的詞語即可說明問題。而對於實用性極強的《澳門番語》而言，言語通用門與買賣對話門里的短語與對話極具實用價值，則是必不可少的。好在《澳門番語》此書雖已殘缺，但這兩個門類卻保留住了，讓我們得以看到當時操中葡兩種不同語言人群的交談實況，極其珍貴。

由於從十八世紀以後，英國人的東方貿易逐漸取代了葡萄牙的地位，中英混合語，即廣東番話或曰廣東英語也就逐漸出現於以廣州為中心的廣東沿海地區，先是與澳門葡語兩者并用，後來則是逐漸取代，但既是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衛三畏還看到《澳門番語》的刻本，現在則還有五桂堂刻本存世，那麼或許證明其時澳門葡語還沒有完全退出歷史舞台。但澳門葡語既出現於前，則必定要對其後的廣東英語發生影響，這一點我在分析《紅毛番話》等刻本時已經提到，這裡還可以做些引申。最主要的影響在於澳門葡語常用詞匯在廣東英語里繼續被沿用，如Saber(知道)以savvy(或Sabbee)的形式被襲用，而不用英文的know這個詞。不過奇怪的是，“知”或“知道”作為單個的詞語倒在《澳譯》與《澳門番語》里都不見，僅在後者〈買賣問答〉里一個“我知價”的短語里出現過。但這個詞肯定是常用詞，所以到了廣東英語里，以至以後到了上海的洋涇浜英語里都照用不誤。在廣東英語里沿用的詞還有“和尚”曰吧地利⁸，“神”曰Joss，官員曰Mandarin⁹等等。由於廣東英語里混有澳門葡語的詞語，所以到後來，不懂葡語的英語或漢語使用者對於洋涇浜英語個別詞的詞源就有点弄不清。比如在洋涇浜英語里的lalilung(盜賊)一語，英國人以為是漢語詞源，而中國人却以為是英語詞源¹⁰。其實這個詞就是《澳譯》與《澳門番語》里都有的喇打令(Ladrão)。

至於澳門葡語的一些最基本的特点，在前人的著作里都以《澳譯》為例作了分析，此處無需多贅。但由於德國所藏這冊《澳門番語》除了單詞以外，詞組與短語比《澳譯》增加了許多，以此來分析中葡混合語中的語法現象，倒是一個有用的資源，只是這應該由諳熟葡萄牙語的專家家去做，於我則是能力不足。唯有一些基本原則恐怕與中英混合語是一樣的，即詞法方面無人稱性數之別，句式如漢語詞序，不體現葡萄牙語動賓結構或修飾與被修飾之間引起的屈折變化等等。最後，我們來解析《澳門番語》部分本文，並涉在附注中涉及《澳譯》以資對照。之所以只解部分，只是由於力不能及，對於言語通用門的一半與買賣問答幾乎無法復原。解析的方法還是與過

⁸ 參見拙作《〈紅毛番話〉索解》，收入《逸言殊語》增訂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⁹ 參見拙作《中國洋涇浜英語最早的語詞集》，收入前揭《逸言殊語》增訂本。

¹⁰ 見《Broken China》，1920年。

去索解《红毛番话》一样，在原文之后，试译出相应的葡萄牙文。汉语词以五号字表示，记音用的汉字用六号字标出。记音自然是以粤音为主，也许偶有官话。有的人以为《澳门记略》既是印光任、张汝霖所著，而两人中一宣城人，一宝山人，猜测记音或掺入此二人之乡音。其实这是绝不可能之事。《澳译》决不可能是这两名地方官亲自调查的记录，历来地方志的撰写都由地方官挂名，而修撰者则另有其人。即使《澳门记略》全为二人之专著，但《澳译》也必是假他人之手而成，或借用原来已有的材料，不会重新去进行访问记音的。即使《澳译》里头的记音与今天粤语发音有不同，也并不表明是非粤语记音。因为粤语本身也在发展，其发音并非一成不变¹¹，四百年前或二百年前的粤语与今天粤语发音不同，乃极其自然之事。当然在粤之闽南人经商者不少，也可能掺有闽音。可能还有少量的官话音。

此外，以下解析无论是本文的或是音注的汉字，均改原繁体字为简体字（但会引起歧义的则仍其繁体），误字则加括注。有不明处或可讨论处则加注。由于前人已经对《澳译》多种译解，故本文解《澳门番语》诸词中若有与《澳译》之词语相同者，先视诸家之解如何，若无别解，就直接加以袭用，不一一注明见于某文章或书籍（因为诸家多相同，若遇有异，而我又又有不同看法，则加注），只在注中指出参考文献，以示各位先进之初创权。若与诸家之解不同，则出注，若遇《澳译》中未收之词（下文中以黑体字表示），则自加译解，碍于能力无解者，则留白，解而有疑问者则加问号。

天地门

天消音 Céu	日梭炉 Sol	月龙呀 Lua	星 意事爹利喇王刺 ¹² Estrela
风挽度 Vento	云奴皮 Nuvem	雨租华 Chuva	晴帮颠布 Bom tempo
早睬图 Cedo	午妙的呀 Meio-dia	夜亚内的 A noite	半夜猫亚内的 Meio-A noite
天黑耶四孤路 Escurecer	冷非了 Frio	热坚的 quente	东爹时离 ¹³ Este
南苏卢 Sul	西贺核时 Oeste	北诺的 Norte	发风颶度方 Tufão
无风啾叮挽度 Não ter vento	有风叮挽度 ter vento	风大挽度架兰地 grande	细雨庇记呢奴租华 Pequeno chuva
大雨租华架兰地 Chuva	正月燕爹炉 Janeiro	二月非比列炉 evereiro	三月仔炉嗒 Março

¹¹ 汉语非拼音文字，音变的线索很难追寻，即使如此，仍有蛛丝马迹可觅，参见拙撰《从 yim 茶到 yam 茶》，收入前揭《知者不言》。

¹² 此字自造。疑衍，因按葡萄牙语发音，前有一个喇字对应即够。

¹³ 此注音疑有误，“爹”应作“爷”，因中文义同而造成字讹或者是假借，如下文“正月”注音为“燕爹炉”，该处之“爹”亦应读“爷”音。此外，此处“离”字的音也有点不称。坊间所刻洋泾浜语言教本常有讹字，然此本讹字算是最少。

grande			
四月亚比列炉 Abril	五月仔炉 Maio	六月欲 ¹⁴ Junho	七月欲炉 Julho
八月亚歌数 Agosto	九月雪添补炉 Setembro	十月爱都补炉 Outubro	十一月糯古补炉 ¹⁵ Novembro
十二月利占补炉 Dezembro	去年晏奴罢沙图 Ano passado	今年依时晏炉 Este ano	今月依时羊士 ¹⁶ Este mês
今日依时里亚 Este dia ¹⁷	今时依时可喇 Este agora ¹⁸	一年悞晏奴 um ano	一时悞可喇 um agora
一月悞尾时 um mês ¹⁹	天阴以士果利些 Escuro?	地争 Zona ²⁰	沙亚哩 Areia
山仔度 Monte	海仔喇 mar	澳可占完度 ²¹ o porto?	岛以里丫 Ilha
石毕打喇 Pedra	水了古 ²² Água	路监尾火 ²³ Caminho	墙霸利地 Parede
井汲酥 ²⁴ Poço	屋家白 ²⁵ Casa	舖布的架 Botica	街芦呀 Rua
楼所已拉度 ²⁶ Sobrado	库房哥肥里 Cofre	开门亚悲里波打 Abrir porta	门门非查波打 Fechar porta ²⁷
城门波打氏打的 porta	关闸波打些芦古 porta	税馆羊浦 Hu-pu ²⁹	前山寨家白罢今古 Casa

¹⁴ 此字注音有点怪，第二个“欲”字与葡萄牙语原发音差距太大，不知是否误刻？

¹⁵ 此处“古”或是“文”之误？

¹⁶ 此处之“羊”字，其实是“咩”字，可视为坊间刻书之通假。

¹⁷ 不知此词是否洋泾浜葡语词？是中文“今”este与“日子”dia的併合？正式葡语的“今天”似乎只称Hoje。

¹⁸ 今时葡语只需说Agora即可。用Este agora可能是画蛇添足的洋泾浜方式。

¹⁹ “一个月”与“这个月”（即此处之“一月”与上文之“今月”）的“月”，葡语都是mês，相当于英语的month，但注音却有不同，一注羊（即咩）时，一注尾时，以音近而致。其实严格来说，“咩”与“尾”在粤语里的发音稍有不同，分别为me与mei，但在洋泾浜语言里，这点差别就被忽略了。

²⁰ 葡语Zona其实是“地带”的意思，相当于英语的zone。而此处的“地”看其下文诸词，实乃“天地”之“地”，似应与Terra等语相对应才比较合适。不过洋泾浜语言的特点之一，则是随意性较大，或曰放到篮子就是菜，只要双方都能理解就行。

²¹ 汤普森疑此粤语注音误，他推测此词是o porto。

²² 此处注音之“了”字自是丫字之误，坊间刻本多如此。下文“落水”、“左”等词注音之误同此。又胡慧明以为Água的尾音-a在土生葡语中已脱落。

²³ 此“火”字乃刻书者所生造，非字书所有。

²⁴ 此字注音“汲酥”的第一字“汲”肯定有误（《澳译》同此误），疑为“坡”或“波”的误刊。因为粤语里这两字的读音为pó，与葡语原词发音同，而“汲”的读音为k'âp，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澳译》亦误。

²⁵ 此处注音“家白”，“白”疑为“自”之讹。

²⁶ 此处“所已拉度”注音中的“已”字肯定是“巴”字之刊误。《澳译》作已，亦误。又sobrado在葡语里是“地板、楼板”的意思，此处移作“楼”字之义，这也是洋泾浜语言常有之事。

²⁷ 开门与门葡译在porta前应有冠词a，但在洋泾浜语言中都被省去。下文城门、关闸葡译中表示所属关系的介词da, do也同样被省去。这自然都是按照汉语的习惯使然，但据云现代葡语中亦不具功能性的定冠词。

cidade ²⁸	cerco		Branco
青洲 伊立弯列地 Ilha	村乡亚喇的呀 Aldeia	远 _口 于 ³⁰ Longe	近必度 Perto
Verde			
高遇度 Alto	低巴树 Baixo	海边罢殓呀 Praia	上山数毕仔度 Subir monte
落水 歪哪了古 Via na	行路晏打 Andar	水长仔哩燕占地 Maré	水退仔哩化赞地 Maré
agua		enchante	vazante ³¹
波浪吗利时 Meres	澳门马交 Macau	议事亭事打的 Cidade	吕宋万尼立 ³² Manila
大西洋噠奴 Reino ³³	小西洋我呀 Goa	噶喇吧灭打比 Batavia	早些度 Cedo
晏妙 _口 立 Meio	晚亚打 _口 立 ?	黑夜依士孤路 escura ³⁴	好天邦颇步 Bom tempo
落雨鸡粥丫?	干锡故 Seco	湿无喇度 Molhado	
人物类			
皇帝 燕罢喇多卢	老爷蛮的里 mandarin	大爷仙翁 Senhor	大叔搜些步 ?
Imperador			
相公雍 Anciã ³⁵	兵疏打古 ³⁶ Soldado	书办意士记利横 Escrivão	亚公摆阿波 Pai-avo ³⁷
亚婆目茶 ³⁸ tchi-tch'a ³⁹	父摆 Pai	母买 Mãe	子非卢 Filho
女非喇 Filha	孙列度 Neto ⁴⁰	兄 意大利猛架兰地 Irmão grande	弟 意大利猛庇记呢奴 Irmão pequeno ⁴¹

²⁹ 据博克塞, 此字应是“户部”的对音。不过也有点疑问, 这个对音是官话而不是粤语。英语里头这个词相应为 Hoppo, 是与粤语发音对应的。又此字注音为“芋浦”, “芋”当是“芋”之误。

²⁸ 按照葡萄牙语法, 城门应称作 *porta da cidade*. 但此处注音为波打氏打的, 将原文的 *da* 省略了。在洋泾浜语言里这种简化是很常见的, 因为作为一般的交谈并不成问题。

³⁰ 此处注音“_口于”, 其中“_口于”显见是生造字, 音同“侖”。“于”字则原刻颇似“干”字, 唯作“干”字则读音不谐, 故作“于”字看。

³¹ 上一词“水长”粤语即是“水涨”的意思, 如果更狭义地说, 水长与水退就是涨潮与退潮的意思。而葡语里退潮直接用 *Vazante* 一词即可。所以这里的 *Maré vazante* 也是仿汉语的构词法, 将海与退潮叠加, 洋泾浜语普遍是简化形式, 但也有受本国语言影响而画蛇添足者。

³² 吕宋是岛名, 马尼拉是其中城市, 将吕宋译作马尼拉是洋泾浜语言常见的错位。

³³ 据鲍登称 *Reinol* 是葡萄牙殖民地对葡萄牙的称呼。转引自汤普森文注 42。

³⁴ “黑夜”的正式葡语应该是 *Noite escura*. 此处自然是洋泾浜语言的简化法。r-的音自然由 l-代替, 这在洋泾浜英语里也是一样的。

³⁵ 据高美士《澳门记略》葡译本。

³⁶ 此处“古”字疑有误, 但不清楚误之来由。

³⁷ 亚公即祖父, 葡语应作 *Avo paterno*, 此处是将 *pai* (见下) 与 *avo* 作一个併合。

³⁸ 昭代丛书本作自茶。

³⁹ 汤普森以为此词在澳门使用。胡慧明说这是马来借词。Chachat

⁴⁰ 粤语娘日有别 (闽南语不分), 但此处 n-却作 l- (列之声母), 可见洋泾浜语言中声母位移很大。韵母当然也有位移。

⁴¹ 兄、弟二字的译法是洋泾浜葡语的创造, 将兄弟 *Irmão* 一词, 分别加上大 *grande* 与小 *pequeno* 二字而成。

姊万那 Mana	妹意利孟 Irmã ⁴²	(一) 叔伯即是桃 ⁴³ Tio	嫂冠也打 Cunhada
妻共办惹卢 Companhia?	媳妇孺喇 Nora	外父疏古卢 Sogro	外母疏架喇 Sogra
女婿燕怒 Genro	番王哩 Rei	富贵大客每渡厘故 ? rico	舅冠也度 Cunhado
表兄备金无 Primo ⁴⁴	人因的 Gente	男人可微 Homem	女人务惹卢 Mulher
兵头个患多虑 Governador	四头人事达丁 Cidadão	管库备喇故路多卢 Procurator	和尚 ⁴⁵ 巴地梨 Padre
尼姑非利也立 Freira	通事做路巴沙 Jurubasa (马来借词)	保长架比沙奴牙 Cabeça rua	唐人之那 China
挑夫姑利 Cule	火头故知也立 Cozinheiro	水手骂利也路 Marinheiro	引水英加米失地 Encaminhante
番人记利生 Cristão	贼喇打令 ⁴⁶ Ladrão	富贵利古 Rico	大班妈束加多嫁兰地 ? grande
大客好厘嫁多嫁兰地 ? grande	经纪故厘多 Corretor	船主甲卑丹 Capitão	火伴监巴棘度 ⁴⁷ Camarada
你苏亚 ⁴⁸ Voce ?	我美啲 Meu?	佢吁利 Ele	光棍眉棘故 Vigarista?
买办工波孺多 Comprador	贫故比梨 ⁴⁹ Pobre	木匠架变爹卢 Carpinteiro	坭水匠必的哩卢 Pedreiro
银匠芋哩比 Ourives	铁匠非列卢 Ferreiro	裁缝亚非利亚的 Alfaiate	铜匠个卑哩卢 Cobreiro
锡匠闹卑哩卢 ⁵⁰	老人因的威卢 Gente velho	后生人万賒补 Mancebo	孩子拉巴氏 Rapaz
奴麽嗟 Moço	丫头麽散 Escrava?	婢麽沙 Moça	恶人罢喇补 Bravo
好人捧因 Bom gente			
身体门			
头架比沙 Cabeça	眼呵卢 Olho	眉甚未賒刺 Sobrancelha	鼻那哩时 Nariz

⁴² 姊、妹二字的译法有点滑稽，本来姊妹是一词 Irmã，非要将姊、妹分开说，姊就得用 Irmã mais velha（姊妹中年长的那位），而妹则用 Irmã mais nova。可在洋泾浜葡语却十分随意，只译姊为年长的 velva，而译妹则用姊妹 Irmã。

⁴³ 此条目昭代丛书本作叔伯，显然正确。此处一伯的一，在原刻中似乎不是一个字。所以此版当叔伯释。又此处注音应作（即是）挑，“即是”二字是教人说话的口气，误入注音中，故此处注音只应是一个“桃”字，而“桃”又应是“挑”之误。

⁴⁴ 这是 Primo mais velho 之省。

⁴⁵ 这里的和尚其实是洋和尚，即神父。

⁴⁶ 此处记音原刻为“喇打今”，“今”必是“令”因形近而讹之误刊，不问可知。

⁴⁷ 此字记音“监巴棘度”第二字应是巴之误，而第三字则应是棘的发音。刻工杜撰一字，将两束字并列再加口旁。

⁴⁸ 《澳译》有“尔”，记音为“窝些”，即为葡语 Você，但此处之“你”以及下文之“我”之记音皆不明其所自。

⁴⁹ 此字记音《澳译》之乾隆原刻为“波比梨”，而异本作“故比梨”，显见原本正确。《澳门番语》亦误。

⁵⁰ 此词《澳译》亦有，但各家均无解。颇疑锡匠是中国特有，故此词是中国人的创造，将锡与匠合写而成，匠则用木、铜、铁、泥水诸匠之后半-reiro（或-eiro），前半发音来源暂未知。

口波家 Boca	牙颠的 Dente	舌连古 Lingu	鬚巴喇龍 ⁵¹ Barba
耳芋非渡 Ouvido	唇卑嗲 Beicho	乳孖麻 Mama	手孟 Mão
心個嚟生 Coração	肚马哩家 Barriga ⁵²	肠地利把 Tripa	肝非古嘍 Figado
肺波肥 Bofe	脚比 Pé	指爹度 Deso	指甲官呀 Unha
气巴符 Bafo	脉甫卢嗲 Pulso	筋爹刺巴 Nervo	骨可嗲 Osso
皮卑梨 Pele	颈未士哥做 Pescoço	髮架悲路 Cabelo	喉牙喇好大 ⁵³ Garganta
腰 ⁵⁴ 割嗲路 ?	口水姑薛 ⁵⁵ 拜 ?	拳头搬牙度 ?	膝头厘嗲度 ?
左了四 ⁵⁵ 割度 Esquerdo	右爹割度 Direito	行歪 ?	膳椅 ⁵⁵ 嚟尾 ?
呵尿架加 ?	呵尿 ⁵⁵ 口美做 ?	汗峻路 Sujo ?	跛嚟 ⁵⁵ 口白 ?
面 ⁵⁵ 珠 ⁵⁵ 逻辑 ⁵⁵ 负 ⁵⁵ 西 ⁵⁵ 口 ⁵⁵ 田 ?	走富诗 Fugio ?	企视悲 Empê	冷飞了 Frio
热坚地 Quente ?	洗面刺哇 ⁵⁵ 嚟士 Lavar face?	洗身刺歪割步 Lavar corpo	剃头廉巴夹悲撒 Rapar (a) capeça
死毛哩 Morrer	生 ⁵⁵ 口威符 Vivo	去歪 Vai	哭做刺 Chorar
笑哩 Rir	走开西的亚里 Sae de alí (?胡)	来要永 Ja vem?	
言语通用门			
买公巴刺 Comprar	卖弯爹 Vender	有丁 Tem	无嘍丁 Não tem
书信吉打 Garta	看也可刺 Ja olha	多单度 ?	少波故 ?
无看见 ⁵⁵ 嚟可刺 Não olha	回家歪加午 Vai (a) casa	请亚了苏 Adeus ⁵⁶	多谢了苏吧忌 ?
告状化知别地立 Fazé	买易 ⁵⁷ 幹打刺度 Contrado	良善马素 Manso?	黑必列度 Preto
pedir			
白霸郎古 Blanc	忠厚 ⁵⁸ 共仙时 Consciência	辛苦 ⁵⁸ 迳沙度 Cançado	有力丁火沙 Tem força
病奴 ⁵⁸ 口 ?	痛堆 Doi?	马钱 ⁵⁸ 膩故当 Rei Kuda ⁵⁸ ?	耍霸些也 Passear
外科立 Fora	内连度炉 Dentro	讲法刺 Falar	讨账 ⁵⁸ 立架打里巴打 ?
欢喜 ⁵⁸ 贡 ⁵⁸ 颠地 Contente	教燕 ⁵⁸ 绿 ⁵⁸ 那 ⁵⁸ 因 ⁵⁸ 地 Ensinar	学 ⁵⁸ 庇 ⁵⁸ 连 ⁵⁸ 地 Aprender ⁶⁰	忘记 ⁵⁸ 意 ⁵⁸ 氏 ⁵⁸ 记 ⁵⁸ 西 Esquecer?
	(a) gente ⁵⁹		

⁵¹ 这里是将“罷”误刻成“龍”了。

⁵² Barriga 中的 b 应该是闽南语“马”之声母。

⁵³ 此字记音按说应该接近于“牙喇咁大”，或者因为咁大与好大在粤语里的意思相去不远，故注音时用错了词。

⁵⁴ 以下四字的记音均与政党发音不同，不解。

⁵⁵ 面⁵⁵珠乃粤语面孔的意思，或作面珠。

⁵⁶ 葡语 Adeus 是再见的意思，这里用作“请”的对译词，是采用了中国官场的习惯。当官员端茶时即表示送客，虽然嘴上讲“请，请”，实际上却是再见再见的意义。

⁵⁷ “买”当是“贸”之刊误，《澳译》正作“贸”。

⁵⁸ 这是胡慧明的发明，以为古代葡币为 reis，而马来语“马”又是 kuda，故作此译。可备一说。

⁵⁹ 实为教人的意思。洋泾浜语言常有此类用法，以词组代单词用。

⁶⁰ 据胡慧明，此字汉字的记音表明澳门葡语特点之一：即首音 a 与尾辅音 r 脱落。

恭喜没度扫帐打地 Muito	懒庇哩机苏素 Preguiçoso	熟故知度 Cozido	就到亚哥利这加 Agora
saudade?			chega
利钱干欲 Juro? Ganho?	生伟步 Vivo	死磨利 Morrer? Morê?	醜猫 Man
如今亚哥立 Agora	肥喝度 Girdo	瘦孖古度 Magro	新那步 Novo
旧活路 Velho	大每做架栏地 ⁶¹ Muito	小每做悲记脰奴 Muito	软磨利 Mole
	grande	pequeno	
硬每到擦路 Muito duro	方瓜度路好 Quadrado	圆遛卯度 ⁶² Redondo	轻话哩 ⁶³ Leve
重拜咱度 Pesado	短骨度 Curto	长公卑厘度 Comprido	阔辣路故 Largo
窄爹列度 Estreito ⁶⁴	紧亚八打度 ?	实每度地咱 Muito ?	几时到迦阿遛咪
莫候我啖法反播遛尾	唔怕啖祺	叫人来呢那湛仔口 ⁶⁵ 亚荣	係我屋僧美耶家宅
			ser?minha casa
係我舖僧美耶吓的架	唔爱啖迦哩都孖	唔肯啖迦哩	
ser?minha botica			
穿着门			
帽割包 Chapéu	衣裳架歪若 Cabaia	靴砗的 Bota	鞋八度 Sapato
襪 ⁶⁶ 麻牙 Meia	屐知猎步 Chiripo	袴架喇生 Calção	带非 Fio
裙 ⁶⁷ 班奴 Pano	被哥而撞 Colcha ⁶⁸	帐架(了)丫 Caia	褥哥尔争 Colchão
席以士爹拉 Esteira	枕和马沙 Chumaço	袴带弗打 Fita	绸西也 Saia
缎悲沙 Peça? (据胡)	布耕架 Ganga	线里惹 Linha	绒些打 Seda
丝些(犬)大机拿 Seda	棉花亚里古当 Algodão	咩吱彼被都了拿 ?	大呢巴奴 Pano
China			
小呢西而非拏 Serafina	羽缎家(羊)咩罗以	羽纱(家羊浪) ⁶⁹	襪衫啖时架
	Chamelote	Chamelão	
做里科路	(汗)汗衫個口美遮	手巾嚏士	衫领蚊貂
钮扣砗登	袖口子孟地加度		
食用门			

⁶¹ 大、小记音本来应是“架兰地”与“悲记脰奴”，口语里大概都加上一个“很”字，即 muito，记音即为“每度”（但现代葡语似乎只发“每”之音，发“每度”是古音，还是洋泾浜语的特殊发音，不明），故下文“硬”的记音是“每度擦路”。但此处“大、小”的记音中“每度”却作“每做”。

⁶² 此字记音用字有误，疑“卯”为“卵”之误，而“卵”又应读“蛋”之音。

⁶³ 此字记音两汉字恐颠倒，应作“哩话”。

⁶⁴ 此字记音脱前面 Es-一音节，这是洋泾浜语言常见现象。

⁶⁵ 此字原文生系造，似蘇字，而上半改为四字，魚下则缺四点。

⁶⁶ 原刻不成字，将草字头作为上半字，下半字则作亻字而非衤字旁。这种坊刻本大抵如此草率。

⁶⁷ 此字原刻为衤，显然误刻。

⁶⁸ 据胡慧明，Colcha 是纯粹的土生葡语词，因在葡语里此词是床单的意思。

⁶⁹ 此字缺注音，据《澳译》补，“羊”自然也应作“咩”读。

饮比卑 Bebé (Beber)	米亚罗时 Aroz (Arroz)	食饭故未亚罗时 Comé aroz (Comer o arroz)	粥间洽 ⁷⁰ Canja
早饭亚路无沙 Almoçar	午饭数 ?	麦也里古 ⁷¹ Trigo	
盐沙芦 Sal	油阿热地 Azeite	酱未疎 Miço	醋而那(已)已梨 Vinagre
糖亚家喇 Jagra	酒尾虐 Vinho	烟大存古 Tobacco	鼻烟布卢辉卢 ?
鸦片亚荣 Afião	茶叶渣些古 Cha seco	檳榔亚力加 Areca	饼糜芦 Bolo
菜比列度 Bredo (据胡)	燕窝连奴巴素芦 Ninho passaro	海参未胙存立 Bicho mar	鱼翅鹅渣地庇时 Aza de peixe
酸亚嗟度	甜吻度那示	苦吻度存忌利	辣亚哩
鹹撒喇加度	淡咁哇	香梳逻度	臭拂地
茶渣	膏万丁架	汤加撩度	水丫故
麵化厘哪	粉化里哪亚逻士	穀聶利	好食邦孤猥
唔好食啲加邦孤猥	猪肉奸膩波逻故	黄牛肉	龙写利边地 Serpente
虎的忌利 Tigre	狮霸 Leão	象晏离蕃地 Elefante	鹿伟也度 Veado
牛瓦假 Vaca	猪波卢古 Porco	小猪离当 Leidão	羊甲必列度 Cabrito
兔灰芦 Coelho	狗革佐路 Cachorro	猫迄度 Gato	鸚鵡架架都呀 Cacatua
斑鸠罗立 Rola	鹅八打 Pata	白鸽付罢 Pomba	雀鸟巴苏咯 Passaro
鸡架连呀 Galinha	鱼卑时 Peixe	虾监巴朗 Camarão	蛤蛮都古 Manduco
螺时砵 Chipo	荔枝赖治	圆眼龙雁	沙梨 _{口悲口立}
掾柚呀舞	李每	柑架士加非怒	橙喇栏乍加士加个逻投

(现存《澳门番语杂字全本》止于此)

⁷⁰ 此字《澳译》记音作间洽，故胡慧明以为是 Canji 的对音。但《澳门番语》作间洽，证明应是原葡语之 Canja 无误。洽与洽形近，故《澳译》刊误。

⁷¹ 《澳译》同此。鲍登以为“也里古”是“地里古”之讹，在理。